

去援藏

令生命洗尽铅华

绽放光芒

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找回自己

这里有援藏者最顽强的生命力量

「致青藏」

我的藏区生活

Homage

to

Tibet

张国云一著

一位援藏者
真实的
藏区生活记录



江苏文艺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张国云 著

「致青藏」

我的藏区生活

Homage
to
Tibe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青藏: 我的藏区生活 / 张国云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399-6353-2

I. ①致…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47320号

书 名 致青藏: 我的藏区生活

著 者 张国云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特约编辑 占 晖

文字编辑 朱家许 李晓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353-2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001 序

005 还有什么，比苦难更接近幸福

苦难高原

我的文字

不堪回首

041 转世灵童，走向圣坛的巅峰

灵童真身

神秘的寻访

班禅冬宫

063 可可西里，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穿越荒原

一种神圣

无人区灵魂深处

109 磕长头，为一个不苦涩的来日

经幡纷飞

骷髅墙

文明的曙光

藏王遗风

146 通向珠峰，铺着圣洁的台阶

艰难的风景

珠峰日出

第三女神

167 可以寻找，却无法抵达

世外桃源

最后的迷境

美丽“孤岛”

191 布达拉，也许能看见天堂

春天的故事

在那东山顶上

普陀山

灵魂皈依

206 我要高原，两山排闷送青来

过把绿色瘾

青瓷姿色

212 冬虫夏草，千年古镇的魂

寻梦

第二故乡

虫草花开

230 生命之光，来自纯洁的自然

藏獒的忏悔

驮在牛背上的民族

野生动物的乐园

251 西藏印象，心中永远诱惑

那曲那歌

通向天堂阶梯

神奇的民俗

275 后记

序

我感激这样的相逢

只是十天前的事，但记忆却出卖了我——我想不起他的长相。也许原本就没留下什么记忆，一面之交，又在几百人的会上（指参加作家代表大会），闹哄哄的，人走马灯的来去，潮水一般汹涌。潮水不负责沉淀，潮水有火的属性，撕毁，蹂躏，卷走，以卷走的形式消灭存在。有一点印象，像被潮水抛上岸的一枝柳条：我在匆匆前往，与张国云匆匆相遇。

前一天晚上，我看过花名册（指大会的作家代表），有印象。我一向被人誉为记忆惊人，我以为这并不言过其实。近四百人的花名册，我一边打电话一边翻看，多数被我脑袋俘获了。我脑海里还有另一个关于他的单位信息：朱某，朋友的朋友，吃过两次饭。似乎是为了找话说，我对他提起这个信息，得到确认。很遗憾，我现在能确认的也只有这些，我想调出他的头像，一片空白。

也许是我当时心不在焉，也许是他长得太标准了，就像他的名字，标准的寻常，容易遭记忆漠视。没过几天，收到他的一条短信，我在一天多后看到，大意如下：江苏文艺出版社要出版我一本写西藏的长篇散文，你有藏北经历，希望抬爱作序，云云。尽管措辞十分客气，但我还是断然拒之。这些年我总是被人这么要求着，拜读、赐教、写序、作评……如果不下狠心，不立规矩，

我休想安静一天，更不要说写作。名气大了就是这样，不是你的好事朝你怀里躺，不是你的坏事也朝你扑上来。无毒不丈夫，我下了狠心，公开申明，不给任何人写序作评。他尊重我的规矩，又不完全放弃要求，退而求之，希望我写一句话。我心里想的还是拒绝，只是改变了拒绝方式：你把稿子送来我看看再说。至于送来看不看，那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自由。说实话，我会让助理先看，助理说好我才会去看。助理跟我多年，趣味相投，水平相当，值得我信任。

晚上有应酬，回到家已十点多，看到案台上放着一摞A4稿子，上面用我的烟斗压着一张小纸条，留言：活来了，看吧，这书值得你读。便放在床头，准备睡前读。我的睡眠都是文字衔来的，依着柔和的灯光，带着淡淡的书香、想象中的墨香安然入睡，这是我几十年的习惯。但是这天晚上，文字失职了：我失眠了！

西藏，那曲，申扎，藏羚羊，野牦牛，武警水电部队，刘源将军，甲岗电站，查龙电站，马丽华，扎西达娃，扎什伦布寺，大昭寺，小昭寺，无人区，骷髅墙，翻山越岭，车翻人仰，命悬一线……等等，等等，逝去的时光，沉睡的记忆，久违的老友，黯然失色的雪域风光，渐行渐远的心悸魂散，好了的伤疤，忘掉的痛……一切的过往，如花开，如草长，如水流，如云走，如雪地里的青草，在烈日的照耀下逐渐呈现在眼前。我感激这样的相逢！

时光在魔法中倒流，记忆如一张灵敏的弦，在流水淙淙的山路上，浅吟低唱。我曾经也有三年藏区工作经历，作者去过的地方我大多去过，他品过的酸甜苦辣、天上的风光、地下的恐惧、世间的离奇、人间的非凡，我也大致感受之过。

也许，我喜欢这本书，是惺惺相惜，是爱屋及乌。换言之，我担心自己的感受不具客观性。所以，第二天上午我问助理为什么推荐我看这本书。她反问我，难道你不觉得好吗？我说，好在哪里，我想听听你的感受。她说，首先这书很好读，语言不生涩，以第一人称讲述，给人一种亲切感，带入感；

其次，可以感觉到，作者见多识广，知识储备丰厚，生活热情饱满，是一个有生命厚度的人（原话如此）；再次，作者对苦难的理解，对生死的参悟，对大自然的敬畏，对风土人情的包容和欣赏力，反映出他内心的宽广和聪敏。我问，难道没有遗憾吗？她说，有，作者在叙述中有时过分仰望自己的知识和见闻，有炫耀之嫌，失之质朴。

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麦家

2013年7月14日

还有什么，比苦难更接近幸福

假如有一天 / 我被后人挤出人间世界 / 那么高山是我的坟茔 / 河流是我的笑声 / 在人类 高尚者的丰碑上 / 一定会找到我的姓名

——周涛诗话

西藏，这是一个需要仰望的高地，是这个星球上最高的海拔。

当我把自己三十几岁人生最美的一截，安放在这块高原上，与阳光雪山荒原融为一体，这就是我人生全部财富，有时我觉得比金子还闪耀。

那日，是五月的杭州，莺飞草长，春光明媚。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到西藏去援藏工作三年。当晚，组织部门把我们全体援藏干部集中到杭州大华饭店，这里面朝西湖，春暖花开，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什么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况味。

或许是要借五月东风，举国上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援藏干部孔繁森”活动，这时内地人才渐渐知道高原的残酷，生命的脆弱，而我可谓这是这一滚滚大潮涌现出来的弄潮儿。

第二天早晨，杭州滂沱大雨，这是老天为我们这帮江南汉子洗尘，还是挽留我们别到生存环境恶劣的高原？之前，我谢绝家人送行，因为我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遇到过太多送别，所以今天我仍不愿直面别离的痛楚与悲怆。



我要躲开那泪流满面、儿女情长的场面。

没想到一大早，时任单位领导的卢文舸副省长亲自来到了饭店与我握手告别，受宠若惊之际，我仍万分感激。坐进开往机场的大巴，窗外撑着雨伞的高个子卢省长浑身早让雨淋透，我们车走远了，他仍站在那儿挥手，那背影远远超出了一个领导一个长辈一个同事一个朋友的遥祝。

车一进机场，遍地是彩旗招展，满耳是锣鼓喧天。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卢展工（现任河南省委书记）早早守在机场，欢送我们全体即将出征的援藏干部，卢书记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并合影留念，那场面既庄重简约又威严壮丽，也许这是故乡给我们援藏干部的最高礼遇！

遗憾的是两天前，《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纷纷报道了浙江一位市领导不愿援藏，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当时全国处理最严厉的例证。回头细想，枪打出头鸟。人近中年，谁不想享受，谁心甘情愿丢下亲人，独自背井离乡？但作为中国第一批援藏干部大行动，一个党组织的同志，你都不响应号召，人民还需要你干什么呢？一句话：不援藏，零容忍！

飞机在高原上空，无需像内地穿越云层，可以直抵蓝天，掠过一座座雪山，追逐一朵朵白云。想到马上进藏，要援藏三年，要远离亲人，我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圈，时不时又会慢慢流淌下来，就像这飞机掠过蓝天，机翼后面拖着长长印痕。

女儿随我在杭州刚读书，因离校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每天早上我要把她从梦中叫醒，帮她梳好小辫子，抱她坐上自行车，再送到学校。晚上，我有时间就接她回家，没有时间她就壮着胆子挤公交，不知多少次她坐过车站，难找到回家的路……

这次我援藏，最放不下的是女儿。可女儿反鼓励我说：“老爸，我已长大了！我会照顾自己的，你放心吧！”

天堂呀，你将我从一个天堂杭州，带到另一个天堂西藏，三年呀，人生有多少个三年呢？好在此时我们还年轻，经得住青春折腾。何况援藏之前，我在当时全国最大国营建材企业任老总时，我曾亲手将三十来位员工送到拉萨，参与西藏体育馆和西藏大学等重点工程建设，所以我比其他援藏干部，更早接触到高原。那时员工都在生产一线，高强度劳动让他们或轻或重染上高原病。

记得有一位20多岁大学生，心脏出现了严重问题，我还跑到省里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按职业病处理。答复是斩钉截铁：“不行。一个堂堂国营企业厂长，千万别做违反国家政策的事。”

在那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还打着浓浓刻板烙印，每次我从那位大学生宿舍前走过，见他为了省钱学针灸，在自己身上扎满银针时，我总觉得每根针都扎在我心上，而我却无能为力。

有人曾骂那位大学生：“你就不该活着回杭州，你死在西藏就是英雄了！”这也是驱使我痛下决心，早早离开那家国营企业的缘故。后来我时不时听到那位大学生身体境况愈来愈差，连老婆也未找到，悲哀啊……

这让我想到孔繁森，他多次援藏就是不愿回内地，难道也是自身的无可

奈何？不管怎么说，他最终将生命交给高原，此举是最伟大最高贵的。面对他们，我总有一种负罪感！我不知未来之路将会如何。

如果把今天援藏喻为下地狱的话，那么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有位著名的学者，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推断，说青藏高原是人类发生的摇篮。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让我空旷的心，多少找到一丝慰藉。

我告诉女儿，老爸到的西藏，是人类的摇篮，祖先会像我照顾你一样照顾我。充裕的高原阳光，再黑的夜晚，只要有一线光芒，人立马就会找到前行方向。

女儿似懂非懂的说：“在黑暗，我怕时，你一定给我亮光！”我十分惊讶，没想到女儿会说出这样沉重的话。

后来我真的发现，当我走进西藏，在拉萨、那曲、山南等地的十几座烈士陵园中，成千上万像援藏干部孔繁森、将军张贵荣这样的烈士安眠在雪山脚下，荒原尽头，小路两旁，城镇郊外，或许他们的名字早已被人们遗忘，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在雪域高原闪烁着……

而就我个人来说，之前通过在工农兵岗位上的奋斗，已经崭露头角，但我不甘心让自己的生命，就这样达到一个顶峰。而选择援藏更多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放弃自己已拥有的一种舒适环境，寻找可以不断超越未来的驱动力。

换句话说，如果你不逼自己一把，可能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一个人，想要优秀，你必须接受挑战；一个人，你想要尽快优秀，就要去寻找挑战。一个人的成长，必须通过磨练。

我曾写下这样一行字：“青藏高原 / 你是我的第二故乡 / 我魂牵梦萦 / 是你苍茫无人区 / 你高天厚土 / 是我飘逸的云顶”所以，一开始我就把援藏锁定为，不仅仅是自己职业身份，而且也是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

苦难高原

来到拉萨，我们这批援藏干部集中下榻在拉萨市工人疗养院休整。由于我高原反应较大，两三天未见好转，想到明天又要上更高海拔的藏北那曲，已离开家中好几天了，得给单位和家人报个平安，这才发现驻地没有直拨电话。

当晚我急忙到附近找长途电话亭，好不容易与女儿通上电话，因我当时剧烈头痛，至今都回忆不起我说了什么，只知我醒来时，躺倒在电话亭的路边上。生物学家早已断言，人到海拔 4500 米以上将难以生存，并把这一高度，确认为“生命的禁区”。

我对口支援的西藏那曲地区，地处藏北，平均海拔为 4560 米以上，自然要划入生命禁区行列。那里空气里含氧量仅为内地的 50%，一年九个月需要靠烤火度日。对那曲恶劣的生存环境，当地老百姓告诉我：风刮石头跑，满山不长草；一步三喘气，四季穿棉袄。

我们援藏干部从踏上这高原开始，就得在工作的同时，学会过高原人的



生活，适应这里恶劣的生存环境。事实上，有考古挖掘的实物佐证，在四千年以至两万年之前，在青藏高原就已有人类在这里生活。而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素被人们称为“地球第三极”，恶劣的生存环境，人们不免欲问，人在高原生活适应的临界高度究竟以多少为宜？

据说至今尚无一个确切的科学定论。有人曾把海拔 5000 米或 5000 米以上定为“无人区”。后来我在藏北的土门煤矿发现，生活区为海拔 5000 米，矿井区为海拔 5200 米；在藏东的马查拉煤矿，生活区为海拔 4800 米，工作区为 5200 米。这里常年生活着一大批采煤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还有在珠穆朗玛峰下的绒布寺，其海拔为 5600 米，居住有 300 多名僧侣，有的年龄高达六七十岁，他们照常生活着。



在我援藏前，正好全国各地学习孔繁森，无情的高原出现了一个有情的伟人。还听搞科技的老同学对我说，四十年前，一位西方探险者带着足够的氧气、干粮和水，来到西藏。一个月后他猝死于冈底斯山谷，这条新闻使西方科技界为之震惊。再听到部队老战友给我讲起，在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有一座白色将军碑，这是西藏军区司令员张贵荣不朽的身影，身高 1.79 米的

张将军，在风雪千里的边防线上，他骑马走遍了所有的边防哨卡，当他艰难地向又一座哨卡前进时，由于高寒缺氧，过度劳累，突然永远倒下去了，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手里仍紧紧拉着那条拖他上山的马尾巴，此刻他只有 49 岁。

面对苦难，我们必须先得想法子活下去，才有可能战胜苦难。高原人说：“在这里，活着就是奉献！”此话对内地人说来，的确令人费解。但在高原上，此话应为真知灼见。这就是说，在高原你必须过好“生活”这一关，否则你没有权利谈论工作。

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我找到对高原反应的一个权威诠释：高原反应，指登上空气稀薄的高山或高原地而发生的反应，一般健康人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对此，我在企业送员工援藏时早就领教过，有一定的对付办法，但这次彻底失灵了。可能那时我才二十多岁，到现在已三十多岁，体质下降了。细想不该如此，可能还是我没有放下，心中积攒了太多的东西。

据《唐书》记载，最早被派进藏的内地干部是冯德遐，时间在唐贞观十年，入藏下书临托。之后，送婚、吊丧、会葬、通和、会盟、答谢等各种使者有数十名之多，其中以陪同文成公主进藏完婚的李道宗级别最高，为礼部尚书江夏郡王，官秩从一品。业务干部中，有僧良绣、文素等人，有摩诃衍大师，有汉医韩文海，在藏从事传医、传教、译经等。然而，更多的在蕃唐人则是命运悲惨的。有在战争中被打散或被俘的唐朝将士，有被蕃军掳去的平民百姓，还有因地沦陷而没落的，总共人数可达几十万。

唐穆宗长庆年间，盟会使刘元鼎入吐蕃至龙支城，即有“耄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使人有“苏武留胡”之感慨。

无怪作为吊祭使的吕温会在出使途中有感而作：“左南桥上见河州，遗老相依赤岸头。匝塞歌钟受恩者，谁怜被发哭东流。”



西藏自治区有关领导，对我们援藏干部也十分关心，送来的见面礼，既不是吃的东西，也不是穿的用的东西，而是一本厚厚的高原保健书籍。这份礼物，作为内地人乃至全世界的其他人，都是一份不可理解的、不同寻常的礼品。但对初到高原的进藏干部说来，送得正当时，它是无价之宝。它教你学会在生命禁区过日子，以最小的健康代价，换来援藏工作的最大果实。

我们从拉萨往藏北的车队，到当雄半路上有几位可能过于紧张，小便也尿不出来。我更是一路昏沉。那天，那曲镇藏民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迎我们。我被援藏单位人员抬下车，他们问我行李在哪里，我糊里糊涂说：“不要了，只要人在就好了！”

两天后，我高原反应慢慢恢复过来，立马跑到单位上班。而那些之前比我状况好的人，此刻反比我差了。记得那是当地六月底七月初，藏北下了一场大雪，当晚朋友帮我往杭州挂长途电话，花了4个多小时才拨通，我告诉女儿：“这里在下大雪，这里烧饭用牛粪作燃料！”

女儿在电话那一头吓得大哭：“老爸，你是不是在发烧？”也许高原有许多事，内地人永远难以理解，甚至视作天方夜谭。